

浮云

HEYUN

林玲英◎著

綫裝書局

*玩世不恭的**富家女**腾云儿就像那停不住的
一片浮云，她总喜欢无拘无束地随风飘行。若不
是遇到**真爱**，她又怎会现原形……

*一个卫校刚毕业的**少女**带着她的妈妈去精神
病医院求医，在医院里发生了一系列**事件**……

*玩世不恭的**富家女**騰云兒就像那停不住的一片浮云，她总喜欢无拘无束地随风飘行，若不是遇到**真爱**，她又怎会现原形……

*一个卫校刚毕业的**少女**带着她的妈妈去精神病医院求医，在医院里发生了一系列**事件**……

浮云

FLYUN

林玲英◎著

綫裝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浮云/林玲英著. —北京: 线装书局, 2013. 12

ISBN 978 - 7 - 5120 - 1237 - 0

I. ①浮… II. ①林… III. ①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03264 号

浮 云

作 者: 林玲英

责任编辑: 李 琳

特约编辑: 汪 芳 刘嘉杰

出版策划: 祥云文化

出版发行: **线装书局**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 (100009)

电 话: 010 - 64045283 64041012

网 址: www.xzhb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制: 北京市全海印刷厂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6.5

字 数: 13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2000 册

定 价: 22.00 元

目 录

浮 云

第一章	2	第十八章	68
第二章	7	第十九章	71
第三章	12	第二十章	74
第四章	16	第二十一章	77
第五章	20	第二十二章	80
第六章	23	第二十三章	84
第七章	26	第二十四章	89
第八章	31	第二十五章	92
第九章	37	第二十六章	95
第十章	40	第二十七章	99
第十一章	43	第二十八章	104
第十二章	47	第二十九章	110
第十三章	51	第三十章	113
第十四章	56	第三十一章	116
第十五章	59	第三十二章	121
第十六章	62	第三十三章	124
第十七章	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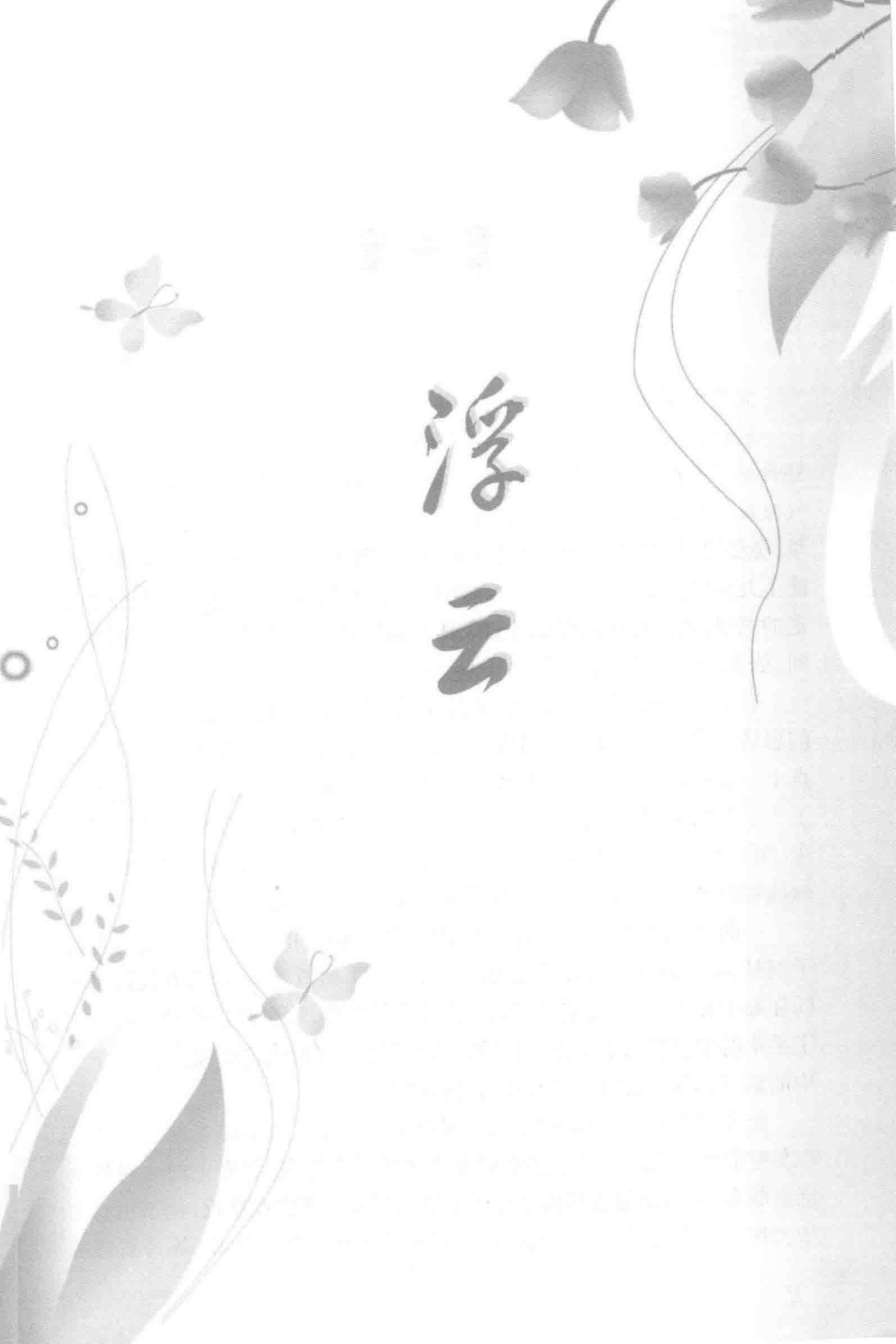
目 录

疯人院

第一章	134	第九章	170
第二章	138	第十章	175
第三章	144	第十一章	178
第四章	148	第十二章	181
第五章	152	第十三章	185
第六章	158	第十四章	189
第七章	163	第十五章	195
第八章	167		



浮云



第一章

立冬雨夜十一点。

橘黄色的灯光映在咖啡厅白色的壁纸上，格外的柔和了室内的气氛。轻音乐缓缓地流泻如青山碧水，让人遐思游远。一杯浓香醇厚的咖啡热气氤氲，令人一闻心醉，更添思绪万千。这样的雨夜，坐在这样的咖啡厅里，免受凄风苦雨的洗礼，对萧飞来说是何等的享受。他就这样静静地从晚上九点坐到了十一点。看着咖啡厅里客人越来越少，他也丝毫没有要走的意思，依然故我的深深地陷入那张温软的沙发里，时间仿佛凝固了空间，他如咖啡厅里的那盆景一般，一动不动。

若不是一曲《梦中的婚礼》敲醒了他，此时此刻他一定还在自己空洞的思绪中徘徊。萧飞意识到他该换个姿势，让麻木的双腿舒展一下。他点上一根烟，猛吸一口，吐出来的烟雾轻轻盘旋而上。透过烟雾，他看到了一个女孩子正在弹着钢琴。这一曲《梦中的婚礼》由她的指尖轻触出来，细软而绵长。女孩穿着白色的风衣，长发散落了她的整个背，身体微微随着触键左右扭动，长发也随着这个弧度不安起来。

一曲《梦中的婚礼》很快演奏完毕，伴着稀疏的掌声，女孩起身离开了钢琴，接着播出来的又是之前的轻音乐。不知道为何，萧飞有股冲动想叫住那个女孩，也许是刚刚的曲子意犹未尽在作怪，也许是刚刚入神忘记了手中的烟已燃到了手指。但他没有这样做，取而代之的是急忙灭了手中的烟，叹了口气，目送着女孩的背影离去。

萧飞多少有些莫名的失落感，咖啡厅里的空气似也随着他的心情浓稠集密起来。此时萧飞才感觉到咖啡厅里烟雾缭绕，邻座上的一对男女话语颇多，虽窃窃细语却还是充满了他的耳朵。烦恼在靠近，他不由自主地去按了桌上的买单铃。他收拾着桌上的手机等随身物品，等待着服务

生的过来。

伴着脚步声一股香气袭过来,有些醉人。是她?是那个刚刚在弹《梦中的婚礼》的她。白色的风衣里裹着一件紧身低胸的黑色迷你连衣裙,黑色的丝袜只露出了一小部分,一双白色的长靴,素雅而不失时尚。

“先生,你要买单?”女孩看着手上的单子说,“一共是……”没等女孩子说完,萧飞就接口说:

“不是,我按错了。”不知为何他自己要这样说,他连忙放下手中的手机。

“那是……”那女孩疑惑不解地问,脸上微微地一丝笑划过。一双迷人的眼在眨巴眨巴等待着他的回答。

萧飞局促不安地说:“我要点一瓶红酒……”紧张状况下,他居然乱点了东西。他哪里会喝酒,平时滴酒未沾,今天是怎么了?

“你今天开车来还是……”女孩似乎看出了他不会喝酒的样子。

“我步行来的。”萧飞想着自己哪来的车子,那两轮的电动车还放在修理店呢。今天会来咖啡厅也是千年打一更,在雨天散步甚是无趣。无意中发现了这里有家咖啡厅就鬼使神差地进来了。要拥有一辆四轮不知要到猴年马月才会实现。

“噢!那你要点红的还是白的?”女孩接着问。

“红的”萧飞开始有些后悔自己的滞留,自己分明不会喝,点什么红的白的。唉!他下意识地摸了摸口袋的钱,不知道够不够。

“好!马上给你送来。”她话音刚落,一阵风也似的离开了,也带走了那阵香气。

无聊,萧飞想起在店里的时候,他自己经常这样开店员的玩笑,没想到自己今天真正的无聊了一回,要是回去说给他们听,还不给他们笑死。

很快女孩子送上了红酒,正欲离开时,萧飞忍不住地问:

“冒昧地问一下,刚才是不是你在弹钢琴?”虽然这样问有点唐突,但是萧飞希望他的滞留是事出有因的,而不是毫无意义。

“是啊!你觉得好听吗?”女孩马上扬起了眉毛。看得出来她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

“好听,我很喜欢你弹的这首曲子。那你怎么又……”萧飞进一步的

追问只想接近彼此的距离。

“噢！你是想问我为什么又弹钢琴又当服务员。我在这里打两份工。”女孩脸上掠过一丝无奈。萧飞不由得钦佩眼前这个弱小的女孩。

“额！这样也行？”萧飞不由得又心生疑虑。

“嗯！我都是抽晚上的时间出来工作的。我妈妈有心脏病，爸爸去年醉酒驾车，出了车祸，现在还躺在床上起不来。一家的负担全落在我肩上。这里的经理是我亲戚，我混在他这里赚些钱。”说着，她的脸阴沉下来。萧飞突然有种想安慰她的感觉，原来她刚才问他有没有开车来，原来是担心醉驾。他衡量不出她肩上的担子该有多重，一种同病相怜感油然而生。想起自己小时候，爸爸也是被车祸无情的夺去了年轻的生命。有种遇到了知己的感觉，在这样的氛围下他应该请她喝一杯，看着这一大瓶的红酒，萧飞这样想着就自然而然地说出了下面的话来。

“你能坐下来喝一杯吗？反正现在也很晚了。”萧飞看了看表已经是凌晨1点。他接着说，“应该不会有太多的事了，再说你和这里的经理又是亲戚，应该不会说你陪客人喝杯酒就来责罚你。还有我不怎么会喝酒，这一瓶也喝不完，浪费了可惜……”萧飞说着说着，话语变成了请求。

“可以啊！为什么不？我很能喝的。不要怪我把你的酒都喝到我肚子里，到时还是要收你钱的。”她轻快地说着就在他的对面沙发上坐了下来，把托盘搁置在桌角边。她自然主动的当起了主人，倒起了酒。一种熟悉的似曾相识的感觉在空气中蔓延。她端起高脚酒杯摇晃着杯中酒，仰起头一饮而尽，亮着空酒杯示意萧飞给她续上。萧飞会意，唯恐她喝太急，就有意少倒了点。

她看出来，抢过酒瓶说：“小气，酒逢知己千杯少。”她又续满了自己的杯子，然后举起杯接着说，“来，我们干杯。”她自顾自地又喝了一杯。至此，萧飞还一口也没喝，光看着她，她两杯酒下肚后，脸微微泛红，话语也多了起来。

“我去给你弹一曲，你来唱。”她说着，就来拉萧飞。

“我不会唱。”萧飞有点尴尬。

“切！这都不会。我自弹自唱去。”说着她先去关了轻音乐，然后回来坐在钢琴边就弹了起来，边弹边唱了起来。萧飞依稀听到这样的歌词：

总说浮云它漂浮不定
是月亮它欺软怕硬
而今浮云就在红酒里
它是那样的愿意醉
只怕凄风又去诉雨苦
待到风轻雨停
浮云它又得现原形
让时间停止
让浮云定格
只要一句话
一杯酒

.....

隐隐约约觉得这调儿在哪里听到过，而这歌词却闻所未闻，萧飞挖空心思的想，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女孩反反复复的弹唱着，萧飞开始慢慢地试着品尝那杯酒。不知是何滋味，就这样不知不觉，杯空了。他又续满酒杯，在这样醉人的夜晚，不知是酒醉了人，还是人自醉。

萧飞摇晃着酒杯里的酒，让它在杯中飞舞，莫名其妙的伤感俘获了他的神经，他的脚步向钢琴的方向移去，来到女孩子的身边。女孩见他过来，就停下问：

“这杯是否是送来给我喝的？”不等萧飞作出反应她已从他手中拿去了那杯酒，一股脑儿就灌下肚，把空杯交还给了萧飞。萧飞接过酒杯怔在那里几秒钟。女孩又说，“愣头愣脑的作什么，还不快去倒酒来？”她说着推了萧飞一下。

“一个人坐在那儿喝没意思……”萧飞说着，希望女孩回去陪他喝酒。

“难道我唱得不好听吗？还是……”女孩不解地问。

“不是。只是……”萧飞吞吞吐吐起来。

“好吧！不弹了，我也弹累了，那回去一起喝。”她说着就站起来。他和她一前一后回到了原来的座位上落了坐。萧飞为她和自己的空杯续满了酒，就这样一瓶酒见底了。他还有些问题想问眼前这个小女孩，奇怪自

己怎么把她当成小女孩，分明肩上的担子比自己的还重。

瘦弱的身体里隐藏多少的伤痛，从她的歌里听出了些许。于是，萧飞又问：

“你叫什么？刚唱的是什么歌？”

“我叫浮云。刚唱的是我自己的歌。”她淡淡地说。

“叫浮云？”萧飞不相信，哪有名字取成这样的，接着又问，“我从来没有听过。你自己写的？”

“当然，原创。”她认真地说着，又一口气喝下了那最后的一杯酒，仿佛喝一杯白开水一样。她没有一丝醉意，但脸颊已经红透了。

“先生，该结账了。酒没了。”她突然这样说。距离一下子拉得很远很远。

“噢！”萧飞看了下表，快凌晨两点了。也该回去了。

“一共三百八十七元。”她等待着他付钱。

他迅速的摸出钱，只有三百，晕了。她拿着三百元钱，离去的时候说了句：“那个不用付了，算我刚自己喝的。”话语落下后就再也没有任何其他的话。

“怎么可以，我明天送来。”萧飞肯定的说着，也起身离开了咖啡厅。

外面雨已经停了，冷风从四面袭来。萧飞机灵灵地打了个寒战，拉了拉衣服的拉链。由于刚才在咖啡厅喝了一杯酒的缘故，他似乎有些醉意。有点迷糊地想起那叫浮云的女孩唱的歌：

待到风轻雨停

浮云它又得现原形

.....

一个奇怪的女孩，肩上承载着怎样的伤痛。萧飞的一部分思绪就这样留在了咖啡厅里。

第二章

萧飞一觉睡到天明竟然无梦,也许是昨晚红酒促使自己睡得昏天黑地。原本每睡必逢梦的他,倒是借着酒精踏实了一晚。晨起只觉得头脑涨,这也是拜酒精所赐留下的后遗症。他起身拉开厚重的窗帘,一缕阳光直耀他的眼,一个好天气,今天店里生意一定红火。先是冲进洗手间,洗漱,然后淋浴。这是多年养成的习惯,每早起来必洗个热水澡,给自己一天好心情,就像一个朝圣者般沐浴更衣。萧飞边洗边想着昨晚发生的一切,感觉是个梦,梦醒了,他还在回味。他不自觉地笑起来,边洗边哼着昨晚浮云唱的歌,竟比平时多用了几分钟。哪知他妹妹萧佳在洗手间外等了半天,急得不行了,大叫:

“哥哥,快点。再快点,我要就地解决了。”萧佳说着在洗手间外直跺脚。

萧飞在洗手间里回应:“马上好!小蹄子!”萧飞比萧佳大十岁,萧飞疼极了这个十八岁的小妹妹。

话说长兄如父一点也不假,自爸爸出车祸过世后,萧飞连高中都没毕业就辍学在家帮着妈妈营生,一心把上大学的梦想寄托在妹妹萧佳身上。萧佳也很争气,考上了本市的艺术学院,选修了绘画系,圆了萧飞的大学梦。萧飞常想,自己辛苦点没关系,要让妈妈和妹妹过上好日子,全看他自己了。他每天不停地给自己打气,要努力,要奋斗,要创造美好未来。萧飞总是这样不停地自我加压,走到今天他也算不错了,开了个汽车装潢店,有了自己的两名员工。小小的成就,一家生活不成问题。

当萧飞穿好衣服走出洗手间的时候,他妹妹蹲在地上,见哥哥出来,急忙起身跑进洗手间后又迅速地关上门。萧佳在里面传出话来:

“哥哥,今天我要是上学迟到全怪你。”

“好，好，全赖哥哥占了你的时间。”萧飞边说边往餐厅走去。

萧妈妈每天起得很早，做早餐，打扫卫生，照顾他们兄妹的饮食起居，这会儿早在餐桌前等他们兄妹俩。一个不容易的女人，岁月的痕迹写满了她的皱纹。萧妈妈见儿子过来，就习惯成自然的给儿子准备这准备那的。萧飞也习惯妈妈为他做这些，他边看着报纸边吃着妈妈为他准备的早餐。

萧佳从洗手间出来，一看时间来不及了，就风风火火的往大门口边跑边说：

“妈妈，哥哥，拜拜，我上学去了，早餐来不及吃了。”萧妈妈抓了个包子追到门口，早不见了她女儿的踪影。萧妈妈边叹气边回到餐厅。

萧飞放下手中的报纸对妈妈说：

“妈妈，你还担心萧佳做什么，她不是经常这样嘛！说不定在学校里早有小帅哥为她准备早餐呢。”萧飞想起有次他在店门口洗车的时候，看到有个小男孩送萧佳放学的情景，说不定小蹄子早有意中人了。想着这些他笑起来了，妹妹比自己小十岁都有了男朋友，自己孤家寡人一个。萧飞对于感情总是有自己的一个别人打不破的理论，宁缺毋滥，跟着感觉走。唉！想这些做什么。他摇了摇头接着看他的报纸。

“怎么可能？她还那么小。”萧妈妈说着也吃起了早餐。在萧妈妈眼里，儿女永远是长不大的。看着这一对儿女，她总是觉得自己更应该疼爱儿子一些。毕竟那个时候没有能力让儿子上学是自己之过。萧飞没有回应妈妈的话，突然好像发现报纸上的大新闻一样对着妈妈说：

“我要向腾鹏程学习。他的事业现在扩大到外市去了。真了不起，白手起家……”萧飞说着放下手中的报纸起身又说，“妈妈，我吃好了，你多吃点，我去上班了。”萧飞拿起包就往大门口方向走去。

“怎么又吃这么少？”萧妈妈看着萧飞消瘦的背影喃喃地说着。一个母亲的爱，不知道萧飞有没有听到妈妈的这句话。

“萧飞，等等。这是给他们俩兄弟的。”萧妈妈追到门口说着，把一个便当盒递给了萧飞。这个便当是为阿华阿荣两兄弟准备的，这两兄弟来萧飞的店里当员工已经有两年了。萧妈妈总是会为他们俩也准备好一日三餐，就当成是自己的儿子一样照顾。现在的人很难得能做到这样了。

“噢！差点忘记了，不然又要回来拿，瞧我这记性。”萧飞拍拍自己的脑袋，懊恼地说着。抬头看着天上那片不停移走的浮云，也许是受头顶这片浮云的影响。

萧飞的店就在住宅区附近，他先去取回了放在修理店的电动车，骑着“小毛驴”哼着歌，乘着阳光，迎着微风，没几分钟就到了他的店门口。有两位顾客已等在了门口，其中有一个见萧飞来了，就诉苦说：

“你该好好管管你的员工了，我叫了半天的门，也没个人影出来开门，我来取车，今天有事要出差呢。真是的……”顾客埋怨着。萧飞连连赔笑，明知这个顾客是最刁的一个，平时撒谎成精，附近谁不知道。萧飞停好车拉开了闸门，阿华阿荣还在做春梦。对员工萧飞总是照顾有加，为他们提供吃住，付一定的酬劳。只要他们干活的时候认真卖力，每个月还给他们点惊喜。至于早上多睡会儿，谁去计较那么多，这会儿才七点半，通常情况下也要八点上班呢。再说，毕竟他们也是十八九岁的小伙子，和自己当年一样早晨贪睡。遇到下雨天没生意时，萧飞还会让出自己的电脑，让他们俩上网聊聊天，玩玩游戏，看看网络电影等等。无聊时，三个人像兄弟一样的彼此开着玩笑，打闹着，乐此不疲。

萧飞送走了这个刁蛮顾客，接着去叫醒了阿华阿荣两兄弟，让他们快速起床洗漱用早餐，自己换上了工作服独自去应付另外一位顾客，一天的忙碌就从这一刻开始了。

傍晚，太阳落到山后，晚霞送来了一日的劳动成果，笑容挂在了辛劳的人们的脸上，华灯点亮了初冬的风，寒意融在了夜幕里。

萧飞开着他的电动车一路过来，看到公路两旁早停满了小轿车。这条公路位于城市的东南部，路和大坝之间隔有宽敞的绿化带。虽然不是繁华地带，却是市民来大坝散步休闲游玩的必经之路。

萧飞找了个位置把车挤进去停好。步行向咖啡厅走去，眼光随意地瞄过那些停放的名牌豪华轿车。毫无疑问开得起这些车的人不是本市的商业巨头，就是达官贵人。而自己昨晚却无意之中闯入这奢华之地，一定是鬼迷心窍。

萧飞边走边下意识地用手捋了捋被风吹乱的头发，无意识的眼光随

意的扫视着咖啡厅周围的景色。远远看到咖啡厅门口上方,有几个红色的大字赫然映入他的眼帘——“腾云驾雾”。多么奇怪的咖啡厅,居然取这样的名字。想必是让你进去消费,出来后可以让你轻飘飘地腾云驾雾去了。难怪昨晚自己从咖啡厅里出来时也是这种感觉。

“噢!”萧飞恍然大悟的自言自语起来。想起今晨看报纸时,有关本市腾鹏程的事业,也提到他名下有一间咖啡厅叫“腾云驾雾”。对了,一定就是这里。腾鹏程姓腾会取“腾云驾雾”这样的名字也就不足为奇了。

萧飞很清楚今晚来咖啡厅的目的,不光是为了还昨晚消费欠下的那八十七块钱,还要找回昨晚留在这里的那部分思绪。他抬头看了看天空,一片浮云正悄无声息的从他头顶移向西方的天空去。不管此地有多奢华,他今晚还得步入。这样想着,他推开了咖啡厅的门,直接到大厅的前台,寻找浮云。今晚来消费的客人很多,萧飞从穿梭的人群里搜索浮云的影子。只是许久,也没有看到。正纳闷,这时从身边经过一个服务生,主动来搭腔:

“先生,您好!需要帮忙吗?”他很诚恳的询问。

“你好!我来找个人,她叫浮云,也是这里的服务生。麻烦你叫她一下,我有事找她。”萧飞说明来意。

“浮云?”服务生想了想回答说,“噢!她……她不在这里做了。她的合同昨晚就到期了。”服务生的嘴角微微地抽动了一下,很快又恢复了平和的微笑。

“是吗?就是昨晚弹钢琴的那个女孩。你确定?那她去哪里了呢?”萧飞怀疑地问。

“确定她昨晚合同到期。至于去哪里了嘛!不知道!”服务生开始有些不耐烦地说,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

“那怎么样才能联系到她?我真的有事找她。”萧飞厚着脸皮追问。心想这些服务生什么服务态度,变脸真快。

“没有她的联系方式。”服务生斩钉截铁地说着,随后借故有事匆忙离开了。

萧飞想也许是自己问得太多了,又不是来消费的,人家为什么要对你客气,在这样的地方对你这样的人,用这样的方式也很正常。可是萧飞还

是不相信,浮云昨晚说过,这里的经理是她亲戚,找经理问她的联系方式一定不会错。正想着,他看到一个经理模样的人正走进收银台和收银员嘀咕什么。萧飞赶紧上前询问有关浮云的去向。经理的回答让他大失所望。萧飞失魂落魄地离开了咖啡厅。边走耳边还回响着咖啡厅经理的话:

“浮云?不认识。我们这里没有这样的人来工作过。不认识……先生,你如果不是来消费的话,请不要长时间的待在这里,会影响客人消费和我们的工作。”

浮云?浮云?浮云?你去了哪里?这是你的真名吗?昨晚的一切难道真的是我在做梦吗?为什么会那么真实?我们一起喝酒聊天?难道你是幽灵?一个晚上就消失地无影无踪?萧飞越来越想不明白。难道是自己生病了吗?不知不觉他来到了大坝边。半弯月已经升起来了,清辉洒落苍穹,星星相伴,浮云移到了天边。一个谜一样的女孩,她去了哪里?在月色下,萧飞坐了下来,耳边又响起了那片浮云昨晚唱过的歌:

待到风轻雨停

浮云它又得现原形

现原形……

萧飞百思不得其解,什么是她的原形……

第三章

11月23日这天下午两点,闷热的天气带来了一场急风暴雨。

大约半个小时后才转为了绵绵细雨。看来可以好好休息几天了,萧飞坐在店门前看着雨这样想着。

连续两个星期的晴天,弄得萧飞白天筋疲力尽,晚上倒头就睡。没有更多的时间去看天上的蓝天白云,也不管大雁何时成群结队的在天空盘旋飞行,更无暇顾及路旁的小花凋零,落叶飞舞的凄景,就连梦境也全是干活的场景。偶尔烟瘾上来,偷闲抽根香烟吐着烟圈时,思考的也是接下来该如何提高工作效率的问题。总之一切工作之外的其他任何无聊的事,包括那片浮云,萧飞他都未曾想起过。

两个小员工阿华阿荣,最近也总在祈盼着老天爷能发发慈悲降点儿救命雨。萧飞心疼他们,怕他们劳累过度,总是准时让他们下班关店门,不再接夜晚的生意。少赚点钱不要紧,真累坏了情同手足的兄弟那是万万不行。

这不,就这样一场雨乐坏了他们兄弟俩,好似他们俩身体上的疲劳,早已被雨水冲走了一般轻松安逸,现在正全神贯注地在看着美剧《越狱》。萧飞对这一类的连续剧总是没什么兴趣,二十八年来,他几乎没有看过一部完整的连续剧,不是他没有时间,而是他根本不愿把时间花在这上面。如果有空闲时间,他宁愿独自享受着自己的孤独,沉浸于自己的冥想中,让思绪去捕捉哲学人生的灵感。他偶尔会写几首小诗来抒发自己对未来人生的远景,寄情感于诗中,乐此不疲。就在这会儿,他已为雨作了一首小诗,取了个题目叫《快乐的小雨》,诗文如下:

我愿是高岗上的小雨

下吧,下吧,下吧